

诗路花语

海岛

■ 侯爱波

每一处都那么欣欣向荣  
好像天堂返人间  
凤凰树端着血红的花冠  
骄傲自己少女的腰身和小腿  
幸福货真价实并向你指认它自身  
阳光免费,棕榈舒展鸵鸟的羽毛  
提供对棕榈的想象  
大街像一张风景明信片  
站满长胡须的榕树与开花的紫荆  
远近都像热带植物园  
所以——请——来  
循着宣传手册解说词和图片里的诗意图

想象热浪扑面围拢  
皮肤像面包一样被烘烤  
没有什么比椰子更解渴  
比白沙滩的柔软更加舒心  
这里时间是停滞的  
阳光每天循环播放自己  
看吧,充满生机的风景  
看,它们令人冒犯的绿色  
她的空气,四季没有味道  
她的热度四处出击  
大街小巷弥漫着烤生蚝,甘蔗味  
循着宣传手册解说词和图片里的诗意图

念奴娇·珍珠海岸  
(外一首)

■ 陈健春

珍珠海岸,看三湾三岛,骇浪惊拍。  
岁月斑斑都溅岸,淘尽沉浮还碧。  
玉宇琼楼,青山依旧,谁识它魂魄。  
心潮随涌,尽留豪迈踪迹。

且喜清水湾湾,金莺戏月,叹天宫如画。  
人间唤醒千古梦,莫问今朝何夕。  
起舞柳风,悟空来去,分界骑鹏翼。  
晚霞西落,归帆声脆飘逸。

水调歌头·红树弯弯

潇洒看红树,心浪涌瀛寰。  
海天潮涨拔翠,漫漫彩虹间。  
闲赏游鱼弄影,静有奇花奔放,随  
意入晖园。

回首翥云鹤,木栈指弯弯。

逍遙乐,波澜阔,莫等闲。  
轻舟搅月,一棹碧海逛蓝天。  
欲借孤清垂钓,又想五洋捉鳖,心  
魄意难填。

咫尺天涯路,一笑梦归还。

鹧鸪天·清明

■ 景柱

春暖花开忽下霜,  
行人匆匆尽忧伤。  
寒食之夜两眼泪,  
梦寻亲人在故乡。  
冬已尽,  
夜犹长,  
一梦哭醒更凄凉。  
亲情总在分别后,  
断肠思念隔阴阳。

变革的时代

■ 郑文秀

他拾起黑夜里独立的光  
让那些揉着眼睛的文字  
把一切躲在身体的阴影  
物质和欲望,废墟中  
善意的想象,卷入一场  
对峙的迷幻术中  
灵魂的想法是多么的严肃

暗瓦顶收录着太阳剥落的声音,它的容颜  
激荡着四周的风景  
他解开孤独语言里  
仅存的一粒尊严,让坚实的  
部位破壳再生

窗外是月光印刷的图案  
有些模糊,甚至灰暗,发酵的世界  
外形和命运,已被机器重复过滤  
对着穿越的疼痛,他必须  
保持方向,然后寻找一种力量  
打通生命暗流的智慧  
在骨骼内部,虚拟一个安置  
未来社会的盲区

# 西沙：印象海途

■ 王卓森

向南,向南,迎着南海的阵阵凉风,跨越热带的洋流,循着肉眼看不到尽头的方向,我们决定从一个大海岛向一个更小的海岛出行。这个大海岛是海南岛,是古时候的天涯,是一个足以让内陆贬客未作登临就先恐惧半死的地方。可以想象,戴罪的贬官在某个时日衣袂褴褛地出现在天涯,他的脚步再敢向南迈进一步,身子可就没人汪洋大海了。这次,我们要离开这个大海岛往南遥行,那么天涯又在哪里呢?难道我们从夕阳中匆匆动身、在星夜中浮船赴去的小海岛——西沙永兴岛,就是行旅中的又一个新的天涯吗?

椰树和木麻黄林掩映的清澜新港码头上,“琼沙3号”轮正像一峰安卧在沙漠中的骆驼,它在等待丝绸之路上的旅人,不,是在等待那些赶西沙的客人。斜阳把蓝色的船身涂上一层金光,显出一种久违的依恋。

“琼沙3号”是穿梭于海南与西沙的一艘客货轮,机器轰鸣着推动船身,船尾旋出白花花的海水,船速比我预想的要快,一时让我有了乘风破浪济

沧海的感觉。船上装载着供应西沙的物资和给养,我想,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和淡水吧。堆货的甲板上,最叫人眼熟的是一些鸡笼鸭笼什么的,鸡鸭一直不停地鸣叫,船一开动,它们的叫声就哑然了,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大海吧,惊慌或者兴奋之下,没有心情鸣叫了。船上的客人,几乎是去西沙公干、守岛、执勤、考察、务工、打渔、旅游的人们,来了一批,回去了一批,又来了一批,旧人去了新人来。在西沙的时光中,他们如此往复了多少年,留下匆匆的身影,西沙的海水,沾湿了他们的脚步;西沙的海蓝,填满了他们的双眼;西沙的海浪,喧响在他们的胸腔;西沙的岁月,沉落在他们的记忆中。

入夜后,“琼沙3号”像一把尖刀,渐渐切进南海深远的腹部,海风比白天放纵了一些,它们好像是相约好了一样,吹着一样的号子奔过来,号子似乎不是从远处吹来,而是从大海的深喉吹出来,有一种挣脱了大海抱揽的意愿。在大海巨大而邈远的涛声中,船的轮机声显得有节奏而轻柔,像一首慵困的摇篮曲,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它怀中的婴儿。在远离陆地的大洋

水上,南海的漠漠夜色中,一切坚硬的东西很快就化为柔软,包括我们躁动或者焦虑的心,甚至偶尔会滑过一丝无依和孤独。圆形的舷窗外,一颗圆月升起来了,月光照在海面上,也照进船舱里来,一层微黄的光洒落在床头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想不到在唐诗里躺了千把年的静美意境,竟与这时候的南海明月重叠在一起了,悠悠时光宛如一刹那,这样的水天海月却是可以比天荒地老还要永恒的。未踏上西沙的海岛,已先在海途上赏到古诗早设色的画面,幸哉!心绪浮起,不能再眠,披衣爬上船的三层走廊,栏杆边几对情侣模样的人在相拥看海,也有几个抽烟的人在低声交谈,烟头在海风中明明灭灭,活像它们心底的别人所不知道的念头。走廊地板上的黑影中,睡着一排人,鼾声疲惫而又香甜,他们大多是农民工和渔民,傍晚的时候我曾跟他们中的几个农民工聊过,他们说,这次去西沙的客人比较多,他们打地铺,就一夜,海上也凉爽,没有蚊子,眼睛一睁开就到西沙了。他们来自四川,是去西沙务工,搞工地水电安装,工钱比海南岛上好。西沙纯净的

风、清澈的海水、透明的阳光、庄严的边陲、安宁的环境、温和的人们,相信会令他们一生难忘。

航行了一夜,此时突然传来船上一片欢腾:日出了。

日出在南海的东方,万道霞光贴着渺茫南海的万顷碧波游来,这是天外的祥光,纯金般的光芒碎片,广撒在大海之上,炫射出太阳最原本的颜色,只有在南海一尘不染的空气中,太阳才呈现出它的真容。这样的海上日出,在大陆近海是无法欣赏到的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地球的低纬度收获的美景,犹如收获了一件巨幅的梦幻般的风景画,直抵心灵和记忆的库门。那种在陆地上看惯了的日出,有人间烟火飘过,有城市高楼和人文景观衬托,甚至还有万丈红尘和四面雾霭的遮掩,就算是晴空万里,也会少了南海日出水芙蓉般的气质。在南海上看日出,突然有一种遁入空门的神圣和静穆,能听到自己的心跳,那是一种朝觐的初心之音,犹如万年空谷中的回响。

听“琼沙3号”上的老西沙说,看见日出,西沙就快到了。他们平素所说的西沙,便是“千里长沙,万里石塘”上烟波缥缈中的永兴岛。人们穿上新的工作服偷偷回家照镜子,转着身腰带打量自己。人们的高兴劲,难以用文字来形容。工人们在连队里劳动,穿着比较随便,可到农村办事或救灾时,都自觉地穿着工作服。虽他们不用言语表达,我理解其意是:农民兄弟们,我们工人阶级来支援你们了。在兵团时期,团里有文艺宣传队,连队也有文艺宣传队,团里的文艺队的表演服装还比较多样化,连里的文艺队着装是清一色的工作服。在当时做到服装的统一整齐,还真不容易。工人们探亲或回家过年,大都着工作服,虽没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意,但当那时穿工作服的人不多,着一身干净、整洁的工作服,还是让人刮目相看的。还记得团部开万人大会,各连带队伍进场时的情景,整齐的服装,统一的步伐,“齐嚓嚓”、“一二一”,喊着口号跑步进场,犹如一支威武之师。

现代的工作服款式繁多,T恤、衬衫、夹克式、套装;面料也多样化,涤纶、纤维、棉质、麻质等多元素;根据工作性质的需要,适用性为多功能化,防辐射的,防高、低温的,防静电的,防氧化的等等。当每看到,在千里的铁路沿线上,在茫茫的林海中,在一尘不染的试验室里,在繁华都市的地下水道边忙碌着身穿各式工作服的人们时,冥冥中我想了很多,各行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他们,他们是新时代最可亲可敬的人。

心香一瓣

## 只为途中与你相遇

■ 王姥

禅书上记:僧问,你往哪里去?师曰:脚往哪里去,我往哪里去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常常萌生一种莫名的冲动,背上简单的行囊,一个人徒步行走,做个尘世中轻松的行者,去到心中向往的每个角落。

喜欢一个人在日月山川、空旷天地中行走,走入那种不被打扰的宁静中,看晚风残月,云海苍茫,看落花心事,零落天涯。看岁月深处的痛与爱,波澜起伏,起起落落,都沉浸在无边的壮阔里。

一路走来,江山风月,人世风景,皆安静温暖地从心底掠过,那些凛冽的疼痛和酣畅的快意,皆停留在行走的文字里。在那里,曾经邂逅过的风景,相遇过的人,早已遗忘的往事,曾经的甜蜜和感伤,都在我的文字里,依然满身花雨又归来。

这一生,不过烟波里来去。花开花谢的旅途,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,在心湖开成一片蒹葭苍苍的风景。那些灿若云霞的美,令人惊心。回首来处,风烟俱静,恍惚间只隔一剪光阴。一旦与时光交错,就再也无法触及,悲欣彻骨总难舍,百般相思亦枉然。留我在时光中低眉浅笑,宁静安详。而那些年华,永不再回来。

一路走来,我亦得到太多的关照和扶持。感恩此生与我相逢的亲人和朋友,感恩爱我的和我爱的人,心中蔷薇盛开,芳香远溢或是清缕绝尘,都离不开多年来的相会相知和不离不弃;冥冥之中,寂寞从来就有,生命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美丽,方才不舍。天南海北,你在身边,或在远方都已不重要,追随着你的影子也会到地老天荒。

感恩此生相逢的故乡,那里的清风、明月和那里的人们,那些生命的细节与况味,那些生活的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,折射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生悲喜。如果将那些记忆碎片拭去尘埃,可以望见故乡与亲人,望见一个纯真而纯美的年代——那是一个纯朴不散、秩序井然、有爱有恨的年代。顺着那些斑驳的脉络,就可以寻找到一代人的记忆家园和守望乡土的恢宏交响。

感恩那些相逢过的风景,在许多前路未知、命运未卜的人生岔路口,它们曾那样温暖过我的心灵,抵达过我的灵魂,洗涤我灵魂的铅华与疲惫。与它们恍然相逢的刹那,我看见了岁月的慈悲。没有分离,没有告别,如今它们仍静静地停驻在我心底最美的地方。在这个尘埃落定的人间,远离尘嚣、美丽安详的梦中家园,终究抵不过一个人心灵的辽阔。生命会凋零,那一份雅致和感动永存心底,直到生命消亡的那一天。

一支素笔,一杯茶,一缕竹风,一世光阴,在清闲素淡的时光里,只过简单安稳的生活,单纯而平凡。当云烟散去,你我相忘江湖,穿过岁月簌簌而落的风尘,我会依然记得,我一生中最奢侈的事,就是途中与你相遇。



《天方夜谭》(钢笔插图) 吴楚宴

走读海南

## 给美丽留下名字

■ 张丽婷

上岛二十多年了,走遍海南大部山水,最惊叹她的地名之美。我有个小本子,记下了好多无法言说的好听地名。

说山吧,有七仙岭、鹦哥岭、百花岭、青春岭、鸦髻岭、香岭……

说水呢,有万泉河、蓝天洋、珠碧江、望楼溪、莺歌海、细水……

海湾的名字也美得没话说:日月湾、香水湾、石梅湾、海棠湾、清澜湾、月亮湾、棋子湾、椰林湾……

乡村的地名更是大珠小珠:翰香、龙溪、感恩、松鸣、木棠、四更、凤上、福报、枫木、水满、白莲……一听名儿,就清风扑面,骨软筋酥,就想缴械投降,直奔过去。

还有些地名则有黎语遗风:提蒙、什玲、本号、佛罗、王下、鸟烈、公爱、母付、畅好、牙叉……因为半明半昧,似懂非懂,所以,更让你痴迷好奇。

这些地名都天生地养,和这块没被

污染过的土地一样,淳朴干净。

记得一次驱车途中,看到路边石碑上两个小村名:一个叫“抱罗村”,一个叫“滚卷村”,用的是繁体字。两个村子前后紧邻。当时被震撼了,和朋友一起下了车,站在路边的石碑前,摩挲唏嘘了好久。记忆中,沙土路两旁是很高的庄稼,香蕉还是甘蔗?已经忘记了,只记得时值正午,少有人迹,却有飒飒南风,摇得

庄稼俯仰有致。在这“一去一万里,千之不还”的蛮荒之地,这么两个偏僻小村,又是“抱罗”又是“滚卷”地立在路旁,欲语还休。

让我们两个学中文出身的现代人,崇拜得紧。不知道这古雅的地名背后,是否有历代罪人的流放故事,因为那一带好像是赵鼎和胡铨的流放地。但无论只是黎语的谐音,还是果真的刻

意文明,都无法让你不动容。这时候谁

还说海南没文化,都不好意思。

但这些年来,与这块土地不和谐的

声音多了,曾经在岛西新开发的某景点

看到过这样的栈道名:王道、官道、钱道、情道;有一棵千姿百态的古木,竟取名“二奶奶”,干干净净的山水,一下子

充满粘稠的欲望。城里头,越来越多新

开发的楼盘,冠之帝景、御景、铂爵、富豪……再不然就是香榭丽、巴哈马、加州阳光、洛杉矶……变了味了。

但这些年来,与这块土地不和谐的

声音多了,曾经在岛西新开发的某景点

看到过这样的栈道名:王道、官道、钱道、情道;有一棵千姿百态的古木,竟取名“二奶奶”,干干净净的山水,一下子

充满粘稠的欲望。城里头,越来越多新

开发的楼盘,冠之帝景、御景、铂爵、富豪……再不然就是香榭丽、巴哈马、加州阳光、洛杉矶……变了味了。

当年,我是冲着这里的大大开放大变

革来的,我喜欢日新月异这个词。但现

在,我的初衷已经改了:越边缘越珍

稀,越传统越稀有,就让这个岛子继续

天涯孤远吧,就让小国寡民们继续四平八稳吧,看看那些稻田里耸立的楼盘,架空在雨林里的会所,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我从内心祈盼,让那些原始美丽多

情的地名活得久些,再久些。

我一点点理解了新西兰毛利人说

的那句话:一百年,也不要变。

骨子里,我已成了一个岛民。